

叫作魚的少年

1 .

後來阿鱔怎麼樣，我一直都不知道。只有一直聽別人說起他的種種，但沒有誰能告訴我那就是真實的事，也沒人能交待他的下落，而他也就這樣消失了。硬是要說起來，我和阿鱔也不能算得上很熟，有時候甚至懷疑他到底記不記得我的名字。不過應該算是朋友了，以我對他的瞭解和他自己的個性，雖然說也不能百分百確定。

他人不高，但身材很壯碩結實；皮膚很黑，大概是因為運動的關係；有時候很難相處，因為主見太強，但也不算太嚴重；人很健談，雖然說話有時很不給面子；外觀整體感覺比較像是體育系的一個男生，但卻能寫出詩詞文章。應該這樣說，他這個人就是一個怪字的典例。

認識他，是在一次由學校不知名單位舉辦的營隊 1 中，我們都是工作人員，工作中有空無聊就東扯西說，

自然就搭上了；那時他告訴我，其實帶一個營隊的技巧很簡單，就是如何用看起來很沒有智商的手段，讓一群腦袋放空的人們心甘情願的讓你耍著玩，配合著演出一次好像很有那麼一回事的小組活動，再搭配上電視連戲劇都有的狗血鏡頭，讓他們掉下一兩滴似乎有那麼一些不捨的淚水，中間的過程不要有人重傷或死亡，那就算是成功了。「這也算是一種政治學吧！」他說。

他還說他實在沒辦法理解，為什麼那些人可以被耍得這樣甘心，尤其他們大部分還是自掏腰包來的，難道花錢來被耍，也是一種舒緩壓力的辦法嗎？

我對他這番話也就是笑笑，雖說剛聽到他這麼說的時候，是有想反駁他的衝動，但是聽下來卻又覺得不無道理，加上在營隊中，我的地位比他小得太多（他是值星官），當下便把它當笑話聽聽算了。

那次的活動主要是在墾丁的青年活動中心舉行，頂著九月秋老虎的拗脾氣，雖說這南端台灣的海岸和微風都很適合渡假，雖說天海一線的樣子在夕陽的照射下使人有啤酒的聯想，雖說墾丁大街上到處都是穿

著三點式泳裝的年輕女郎，但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卻各各都輕鬆不起來，因為無論是要出外烤肉的行程、或是帶學員們去墾丁夜市逛街、甚至讓學員們下到沙灘上去體驗海水，都是累垮我們這些該死的低薪勞工的眾多原因的其中之一。

為期將近一星期的活動大多都在忙碌之中，唯一比較空閒的時間應該算是深夜一點到凌晨五點這段時間，學員們幾乎都睡著了或是都安份的不再嘗試開溜到墾丁大街的花花世界後，我們工作人員才有機會可以喘口氣，放鬆一下。

不過也不是真的完全輕鬆，因為我們還得守夜。阿鱔早在我們出發前就已經安排好誰在什麼時間出來守夜，加上他那個彆扭的個性，認為女孩子沒辦法勝任這一種工作，所以為數本來就不多的大男孩們，在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沒種的情況下，一肩扛起了這項要命的擔子。阿鱔自己可好，當值星每天都有墨鏡戴，但可活該了我們這些死老百姓，到了最後幾天每個人的眼睛都黑的跟貓熊似的。

因為排班的關係，直到最後一天晚上，我和阿鱔

才有機會把整個晚上的時間拿來休息。雖說值星官，但阿鱔那嗜酒的性子，怎麼可能不在初秋的墾丁海邊小酌片刻呢？於是那晚我們拿出了出發前就預備好的啤酒，五、六個人跑到後面的小沙灘上，靠著珊瑚礁岩，看著映著藍色月光的台灣海峽，喝著酒。

就是在這時候我才對阿鱔有了初步的瞭解。

閒聊之間幾罐黃湯下肚，我們幾個人正有說有笑，阿鱔突然站起身，也不顧在場有女士，一下褪去了上半身的衣服，穿著海灘褲就往海中潛入。那一帶的礁石很多，我們一開始就是爲了安全問題而不肯讓學員來這個地方戲水，沒想到現在值星官卻自己下去了，還是在晚上，又喝了酒，當場把我們幾個嚇壞了，拿著手電筒拼命呼喊他的名字、尋找他的蹤影。

就在這時候，阿鱔突然浮出水面，無視我們的著急，恣意的在礁岩間來回游了幾趟，又潛下水中。他的動作很輕盈、很柔和，在夜光的投影下，身形就如同一條自由的海豚，那樣美麗。

幾分鐘後，阿鱔才悠哉悠哉的上了岸，我們大夥 4 便一擁而上，想狠狠的臭罵他一頓，沒想到還沒開口，

他就在我們每個人的手中，各放了一個發光的貝殼，「這一帶的貝類都漂亮，你們拿回去不要給別人知道，這些有可能都是國寶級的東西！」他說的率性，反而是讓我們幾個人無言以對（我發現他給女生的那一顆比給我們幾男生的貝殼都要大、要亮），只能看他像個沒事的人一般，坐回到他剛剛的位子，繼續喝光剩下的啤酒。

2 .

阿鱈家住在離海邊不遠的小鎮上，他從小就習慣一群小孩子們騎著腳踏車跑到海邊玩，對阿鱈來說，海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拋棄他的玩伴，當他把自己全身浸泡在海中，似乎可以真實感覺到海的脈動、感受到海的呼吸，彷彿是被溫柔的包覆在子宮中的嬰兒那樣；當浮出海面，看到遠處的漁船，小時候的阿鱈就會開始幻想如果有一天，他也能開著船，過著每天和海相處的日子，那該有多好。如果天氣好一點，他們 5
可以在退潮的時候，多撿一些貝殼或小魚之類的東

西，再幸運一點還能夠抓到螃蟹，「不過要小心別被它的螯給咬中。」阿鱔說，「那些東西就在沙灘邊找一些樹枝或是漂流木，直接用烤的，就很好吃了。」

那大概是他童年最快樂的回憶了，跟海、跟沙灘在一起。他告訴我，海對他來說就像是一個美麗的女子，有點像母親，又有點類似情人，有些時候他甚至會有想要在海中射精的想法，不過卻沒有那樣做過。

一直到高中到外地讀書住校之前，阿鱔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到海邊，有時候天色已暗卻仍不想回家時，就乾脆睡在旁邊的岩石上，「當然蚊子也不少，偶爾還會被浪花濺到，」他說，「不過卻覺得很真實，生命似乎只有在那個當下，才是屬於我自己的。」他也是那時候開始喝酒的，透過燃燒在夜中的火光，旁邊擺著自己抓來的海鮮，配上一灌啤酒，「從那一刻起，我就覺得我的人生是注定得要有酒，」他說，「就算喝到肝硬化，我還是要繼續喝下去。」

我不大能瞭解為什麼阿鱔這麼年輕就能對酒或者是海之類的事，有著那麼高度的堅持，因為我知道他的身邊從來不缺可愛的女孩，家裡也不缺錢給他花

用，甚至也不需要他有那一種出海捕魚、討海過生活的夢想，但是卻造就了這樣的一個人。

說起不回家，阿鱔也好像真的不怎麼喜歡回家：週休放假他不回去，寒暑假也都申請了宿舍住宿，甚至聽說他連過年都沒有回家過。他的父親是位動物醫院的院長，母親是服裝設計師，家境算是富裕的，阿鱔又是獨生子，要說為什麼不喜歡回家，那還真叫我想破頭也想不出理由。

但總之阿鱔就是不愛回去，他情願騎著心愛的野狼，載著別人追不到，卻願意在機車後座抱緊他的女孩，趁夜衝上阿里山看日出、連續幾天凌晨兩點跑到嘉義市吃微笑火雞肉飯，或是突然發神經似的一個晚上從嘉義衝到新竹，但他就是不願意回家。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或許就是這樣吧！雖然我不知道原因，不過阿鱔鮮少跟我提到家裡的事，也好，反正就算他想說，我也不一定想聽。

「可以的話，我還是想要到海邊去。」每次和別人討論出去玩的目的地時，他總是會脫口說出這句話，而且都是用認真到像是在回答期末考題時的語

氣，「游泳池不行嗎？」所有的人都問過他，「那一樣都有水，都可以游泳不是嗎？」「不一樣的！」他說，「游泳池的水是死的，是沒有生命、不會呼吸的。」

「真的嗎？你怎麼知道？難道阿鱔你已經到達可以聽到海洋的呼吸聲的程度了嗎？」「……」每次到這邊，阿鱔就不會再多說什麼話，而選擇安靜的跟隨大家的腳步。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阿鱔是愛海的這一回事，當然是沒有人會開口去問說他喜愛女人、酒或是海哪一個比較多之類的蠢問題，但還是常聽說他的女孩會吃醋，跟他最愛的那一些東西。也當然阿鱔也不可能自己突然跑到面前來，像個通緝犯似的跟我們承認這種怪怪的事情。

反正就當是不成文的規矩，我想如果是真正明白他的人，應該都不需要靠言語去瞭解他吧。

再次見到阿鱔，是因為我跑到文學院去修課。

那堂課排在星期五的中午前兩節，上完了課就等於週休的開始，原先我還很猶豫，究竟要不要自討沒趣的來修這堂看起來就很硬的文學理論，不過衝著某些學長告訴我的過關情報和傳說中的文學院的可愛女生，我還是毅然決定選修了這兩個學分。

自從活動結束，回到學校之後，我和阿鱔就沒有聯絡了，一開始還沒注意到他就坐在我後面的位子，一直到第一節下課，我轉身拿包包裡的東西時，才赫然發現了彼此。

也好，我想，畢竟一個理工科的男孩子跑來修文學院的課，總是會需要幫忙的，加上如果可以藉此多認識幾個漂亮的女孩，就可以算是不枉此行了！而阿鱔則很可能會成為我這方面，最大的助力。但在第一次課上完後，我就打消了這個一開始曾叫我十分期待的念頭，原因是有二：其一是我發現他們班的女孩，不知道為什麼，對他並不是那麼樣的有好感，甚至可以說是厭惡的程度，所以跟他走太近，讓我有點擔心是不是我也會被可愛的文學院女生討厭；其二是因為功課，我發現借了他的筆記本，那上寫的字讓我實在

無法讀懂，甚至一度懷疑他是不是都是用小篆在抄筆記的。

「沒辦法，藝術一點，爭議才不會那麼大。」阿鱈說，「會懂的人終是會懂，不會懂的人就是教他再多也還是不會懂的。」他拿回我手中的筆記本，用一種很平淡的語氣告訴我，「筆記這種東西應該不用搞得別人又懂又不懂吧？」我問，「你這樣會不會到考試的時候連自己都看不懂自己的字呀？」「放心吧！」他回答的愜意，「就算忘了，我還是會想辦法再跟同學多弄一份來的。」

或許是我過於正常的緣故吧？有時候我真的沒有辦法用我的邏輯去瞭解阿鱈所做的事，看上去是那樣子顛三倒四、亂七八糟，但他卻又活的很令人羨慕……

阿鱈很喜愛運動，舉凡球類到標槍舉重，甚至是空手道他都略知一二；但在大學中會那麼多運動種類的人並不多，大多的人還是以球類運動為主，尤其是籃球。正常來說，找個矮子去打籃球不能算是明智的選擇，就如同特別要找長頸鹿來吃小草是一樣的道理，並非不行，但會很辛苦。不過阿鱈倒是從不介意

這種問題，「日本在戰國時代打仗的時候，大將級的人物都會配帶兩種刀，」他告訴我，「一種是符合身份，用來殺敵的野太刀；另一種就是短小的脇差，就如同現在軍官佩帶手槍的道理是一樣的喲。」

「我是不大瞭解你說的武器名稱啦，」我一臉狐疑的回答他，「不過現在軍官佩帶手槍，不是要給他自殺用的嗎？」

「這是主要用意沒錯，」阿鱗拿起地上的那顆籃球，把玩在手上，「不過在歷史上，不少的人曾經在近身肉搏戰的時候，顧不得身為武士的榮耀，拔出脇差與敵人撕殺；而接近現代的戰爭中，軍官不也常在步槍的子彈用光時，拔出手槍後再繼續回擊嗎？」

我被他說的似懂似不懂，反正我猜他的意思就是矮有什麼關係，一樣可以派得上用場的意思吧？不過在我和阿鱗一起去打過籃球之後，我就確定我的想法大概沒有什麼錯誤了。他在場上簡直就像一條發情的公牛似的，雖然他的投籃不一定準，搶籃板球也搶不大到，面對人家的高個子他也蓋不了火鍋，不過若說 11 到單點的防守和抄截，他便是處理的非常成功；而且

全場四節的籃球比賽這樣打下來，只有他可以在打到最後第四節的時候，還能有那個體力，要求隊友拋球到前場，讓他偷跑進行快攻的戰術。我想這就是他想表達的吧！用盡全身的力氣，就算條件不一定有別人好，但至少還是能有所做為的。

不過也因為如此，跟他打過幾次球之後，我就放棄再跟他搭配進行全場緊迫盯人和快攻的戰術了，畢竟人和牛的生理構造相差太多，我還不想在我的大學生涯中，就把我的兩條腿給跑斷的了。

打完了球，阿鱔總是最早離開的一個，不知道為什麼，他總是沒有辦法在那種最後的時候，做出一個表面性的完美 ending，無論是贏了或是輸了，他都是那樣，也不會留下來和隊友多聊幾句，也不會相約等會到哪裡吃飯之類的，總是靜靜的拿了自己的東西，說了再見之後，就快速的離開了。

「別理他啦！」他的同學告訴我，「八成是要去找女朋友吧！他媽的每次都是這樣，見色忘友，真不可取。」

或許實情就像同學說的，他是去找他的女孩了，

但是我卻不知道爲什麼，感覺得到阿鱔匆匆離去背後的原因，或許就如同他那種怪怪的性格，受不了曲終人散之後的真實，於是他便要躲避這一種莫名的寂寞或是什麼的感覺，也說不定。

4 .

有一次，阿鱔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得到了漁夫們的允許，讓他上到了漁船，跟著他們出海捕魚。他告訴我那艘漁船和他之前所想像的有些不一樣，那上面裝載了大大小小將近百個燈泡，他描述那艘傳比較像是簡陋的遊艇，而不太像印象中的漁船，「我們下午就出海了，」阿鱔說，「那時候已經接近秋天了，大約六點多天快要黑的時候，漁夫們便把那些燈都給打開。」他說之後大概有兩個多小時左右，大家都只是拿著釣竿在甲板邊釣白帶魚，阿鱔有曾經試圖詢問那些漁夫們爲什麼要這麼做，但得到的答案都一樣，叫他等下去就知道了。

於是阿鱔也就站在甲板上看著魚夫們釣上一條又

一條，在燈光下發出七彩光澤的長條形魚類，他說那些白帶魚的背鰭很像以前小鎮上的理髮廳那種會旋轉的招排，透明如海浪般一波波的擺動著；而漁夫們釣這種白帶魚的方式也很特殊，他們並沒有放魚餌，而是直接用四個鉤子組成的魚鉤丟入海中，然後配合他們自己獨有的節奏，用「鉤」的方式，把那些白帶魚釣上來。

過了大約一、兩個小時之後，漁夫們之間開始有了動靜，他們收起了釣竿，將一個說是會特別亮的潛水燈放入水中，然後開始撒網，這時候海面上已經有不少的魚群，因為燈光的關係，聚集在漁船的四周，來回游動著。等到魚網架設的差不多了，船上的燈光突然全部暗去，然後打開水下的那盞潛水燈，過了一下子之後，漁夫們便開始收網。「那真是一種極致的視覺享受，」阿鱈告訴我，「當那些被唯一的燈光吸引去的魚群，瘋狂似的在海面跳動時，它們身上的鱗片也同時發出不同的光澤，就好像我們在夜中遠遠的看見螢光那般，又是幽幽、微微的柔和，又是如此有張力 14 的生命跳躍，彷彿在海面上濺起了音符似的旋律。」

阿鱧還說他還聽說過另外一種也類似這樣的捕魚方式，是用一種特殊的石頭，在完全漆黑的夜裡，突然造成強大的火光，讓魚群受到這樣的刺激而紛紛躍動在海面上，再用巨大的網子去捕撈。他說傳說中，那些魚會隨著火光的方向趨近跳動，在捕魚的過程中，就好像是把網子放入由魚群所構成的海浪中那般，「那種畫面的美，應該是那種『朝聞道，夕死可以』的美吧！」阿鱧曾經這樣告訴我。

他說如果可以選擇，他想要當一條迴遊的海魚，「這樣除了可以有記憶而且自由的在海中生活裡外，還能像是候鳥一樣，可以擁有一些屬於我的等待。」

「所以說你想要當的魚種是卜口（黑鮪魚）嗎？」我問他，「這樣搞不好哪一天你會成為我的盤中飧也說不定唷！我個人對於日本的生魚片料理是非常感興趣的！」

「嘖嘖！」阿鱧搖了搖頭，「如果你真的這麼想吃的話……」他掀起了他的衣服，比著他自己的鮪魚肚，

「來呀！雖然有一點油，不過如果不嫌棄的話，你就去準備わさび和醬油來呀！」「媽的！你很噁心耶！」

我拿起一旁的空啤酒罐向他丟過去，不過被他閃過了。

「其實當魚也沒有什麼不好，」阿鱈說，「反正當人有那麼多事沒辦法理，卻又不得不處理，那倒不如當一條魚吧！除了吃喝拉撒，還有在迴游的過程中，搞上其他母魚來完成生命的意義之外，他就沒有什麼事情需要處理了。」

「你就這麼篤定？」我問他，「難道冒著被人抓到岸上來當高級生魚片吃掉的危險，也沒關係嗎？」

「那倒也乾脆些。」阿鱈又拿起另一罐啤酒，打開了拉環，喝了幾口，「但感覺死的還蠻有價值的，起碼比當一個人有。」

說實在的，死的有沒有價值，甚至於死的本身有沒有價值，對我來說都不是那麼重要，但我很納悶，為什麼當一條魚，會比當一個人死的要有價值？

「你要知道，其實人這一生這麼辛苦幹嘛？最終目的，除了創造宇宙之再起生命以外，其實也只是要讓自己每天有飯吃罷了。」阿鱈說，「我們現在不就是這樣嗎？讀了那麼久的書，做那麼多看起來豐功偉業的 16 事，追了那麼幾個漂亮的女孩，不都是爲了這些嗎？」

「可是榮譽感呢？或是你追求的那一些夢想呢？」我反問阿鱈，「難道那些東西都不重要嗎？」

「當然重要！」阿鱈回答的果斷，「那些東西讓別人，或是讓你自己感覺到自己是有用的，就算沒有爲你的求偶行爲加分，最起碼讓你那一口晚餐的飯可以吃的心安理得。」

「是這樣嗎？」我半信半疑，但是又無法立即反駁他的論點，「真的有那麼可悲嗎？」

「也不能完全這麼說啦，畢竟是人，」阿鱈的語氣有了一點輾轉，「不過如果是一條魚，他就不用繳稅金，不可能有被二一的危險，不會因爲夏天喝不到冰啤酒而有痛苦的念頭，也不必擔心自己的家庭和不和協問題，是吧？」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我們帶來的最後一罐酒給喝完了。

「喂！那罐酒是我帶的！」我說，「你把它喝完我不就沒得喝了嗎？」「喔！是喔？」阿鱈不急不徐的說，「那我下次再請你一罐好了。」他那神色泰然的樣子，有時還真的讓人有點不爽，「媽的！你真是個損友！」我說。

我聽說阿鱻父母離異的時候，正好是期末考前兩週，我正坐在教室最後面角落的位子上課，無意間聽到前面的兩個女同學的說話內容：「妳聽說了嗎？」左邊留著短髮的女孩說，「那個阿鱻家裡好像出事了耶！」「真的嗎？」右邊綁著馬尾的女孩似乎有一點驚訝，「妳是說那個怪咖嗎？他今天好像沒來耶！」經她這麼一說，我才發現阿鱻今天好像真的沒有來。

「好像是他的父母親決定離婚了吧！」左邊的女孩又說，「他應該蠻傷心的吧！雖然感覺他好像不怎麼回家。」

「拜託，現在台灣的離婚率那麼高，身邊有一兩對離過婚的夫妻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啦！」右邊那個女孩說，「而且這樣不是剛好嗎？以他那個古怪的個性，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啦！」

「聽說他們家算有錢的耶！為什麼這麼有錢的人家，老是會發生一些怪事呢？」左邊的女孩又說，「阿 18 鱻其實也不算是壞人呀！這樣說他不好啦！」

「唉唷！跟他不熟，沒差啦！」右邊那個女孩接口，「又不干我們的事，反正我覺得有他沒他，對我們又沒有什麼影響。管他那麼多幹嘛？」她一邊看著講臺上正努力的把文本理論講得天花亂墜的教授，一邊抄著筆記，對這件事，她似乎並不是很在意。

這年頭什麼事都可以發生，包括走在冷氣下被滴水電斷鼻梁、中華成棒隊會輸球給老共這種髒事都不例外，只不過平常都是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感覺不一定那麼真實。其實我對離婚這一回事並不怎麼瞭解，或者該說我也沒什麼特別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一對結為夫婦的男女，因為某種奇怪的原由，而決定不再相愛之類的；和一般戀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戀人們分手時留給對方的，了不起就是一條狗、一隻貓，甚至一個還可以決定要不要生的胎兒；而夫妻在離婚時，除了撫養的幾個小孩、房屋汽車貸款之外，勢必還要留給彼此和孩子們一個破碎的家庭，決無法幸免。

那阿鱔會怎麼想呢？他沒有來上課，是代表他很在乎這一件事嗎？還是他只是純粹睡過了頭？他真的會有很真實的傷心的感覺嗎？又或者其實只是那些喜

愛在別人背後議人是非的文學院女生們所編出來的最新飯後話題？

那一堂課上完後，我想我這學期文本理論的考試，是確定完蛋了。

我拿起手機撥打阿鱔的電話，不過他沒開機，「您撥的電話未開機，您的電話將……」我掛了電話，決定還是不要留語音給他好了。

接下來幾天也都是這個情形，阿鱔一直沒有開機，我還去過他的宿舍找他，不過也沒人在。直到那個星期六的早上，我才接到了一封簡訊。阿鱔說他人在海邊，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帶些酒過去。「真是混蛋。」我一邊看簡訊，一邊嘟囔著，「這種時候了竟然還叫我給他帶酒！我這樣應該要算交友不慎了吧！」話雖這麼說，但我還是很不爭氣的掏出錢包，幫他買了一手的麒麟。

他住在海邊的一間木頭小屋裡，帶著他的野狼。「屋主說反正平常也沒人，我付給他一千元，他答應讓我在這邊待上一個星期。」阿鱔打開了一罐啤酒，
20
「嘿！沒想到你還真夠義氣！」

「渾蛋！等一下記得付錢給我！」我說，「你還真不夠意思，一直到這種時候才會想到我呀？」

「別這麼說嘛！」阿鱔順手拿起一旁的烤魚丟給我，「除了優香之外，你是唯一知道我在哪裡的人。」優香是阿鱔的女朋友，記得他們交往應該有一年了。

「那我怎麼沒有看到她？」我環顧四周，除了簡單的床位上散落的衣物和桌椅上的書籍，幾個小窗戶和一個大大的落地窗之外，屋中就剩下一台小冰箱，和我們兩個該死的大學生，「她是沒有跟來過嗎？」我問他。

「她在前幾天的晚上自己搭車回去了。」阿鱔說，「那天下午我和她做了最後一次愛，然後分手了。」

「何必呢？」我說，「她是個很好的女孩不是嗎？」

「因為她很好，所以我跟她分手。」阿鱔喝完了手那的啤酒，順手又開了另外一罐，「跟著我不會有好下場的，她很好，還是早早離開吧！」說著，又一口灌入了一大口酒。

「你今天叫我來，不會就只是爲了要聽你自怨自

艾的說你和優香分手的髒事吧？」我站起身，走到桌椅前隨意的翻閱著阿鱈的書，有三島由紀夫和芥川龍之介，夏宇和陳克華，還有高行建的一個人的聖經，「我可是沒有那麼好打發的！」

「呵！你知道嗎？那天下午陽光很溫柔的從窗扉照進來，我看著優香躺在床上，而她呼喚我的聲音，彷彿是從海的那一端傳來的潮汐聲一般，」阿鱈這時走到了落地窗的旁邊，看著外頭，「她的皮膚和美麗的沙灘一樣那麼細緻，我親吻她，她的唇就如同微風吹撫的水面，那種溫順的紋路那樣；而她的髮，如同輕柔的浪潮似的，一波一波，拍打著我的胸膛……」

阿鱈說他甚至考慮過，是不是讓優香就這樣有了他的孩子，那樣是不是他就可以帶著這個女孩走得遠遠的，到另一個有海的地方，一起過著他們想要的日子。不過最終，他並沒有這麼做，「我想優香會有更好的選擇。」在喝完了第六罐酒，我要離開小屋之前，阿鱈告訴我，「我不希望她，或者我們的孩子，會過著跟我一樣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愛海，可是我 22 不希望他不回家。」他用一種很深沉的語氣告訴我，「如

果沒辦法讓他們得到幸福，我情願不要他們。」

「你要記得回來考試。」我說，一邊跨上摩托車，
「發生再多事不都一樣嗎？你還是你，過你的生活，
喝你的酒。上次的課我聽不懂，回來記得教我一下。」
阿鱔點了點頭，然後我便騎車上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那個良心，目送我的機車遠去。

6 .

那堂課的期末考，理所當然的成為了學期最後一關的大魔王。考前那個晚上，當我的室友和同學們都以瘋狂的線上遊戲，和夜唱或是打麻將來慶祝他們期末考玩完了的同時，我卻還是得窩在書桌前面，拼命翻動那幾頁為數不多，每一個字都是繁體中文，卻幾乎看不懂的書頁；而且還不能哀嚎得太大聲，以免「打擾」了我那些辛苦一個學期的微積分，終於獲得解脫的同學們的興致。

當天，一直到考試的最後一分鐘，阿鱔還是沒有 23
出現；不過我想無論他有沒有來，對我的成績來說，

都沒有太多的影響。總之，在交卷走出教室的那一瞬間，我猜，我是被當定了。

後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就和籃球比賽結束之後一樣，無法在人際關係間做出完美 ending 的阿鱈，一直到最後，還是沒辦法突破自己的瓶頸？那一個不在意他人眼光，縱身躍入海中，爲了找尋真實的美給自己的伙伴、有著海豚身形般的男子，那一個在魚群隨著燈光而跳出海面時，和曬黑到皮膚會發光的漁夫們一起歡呼的少年。

回到宿舍後，我坐在自己的電腦前邊，發現桌面上有昨晚室友們「好心」丟在那裡的色情影片檔案，不過我沒有心情打開。

寢室除了我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阿宅室友躺在自己的床舖上打呼，我想他大概一直打魔獸打到今天的凌晨四、五點才睡的吧！其他人應該是出去買午餐吃，但或許也可能是他們的早餐；垃圾筒裡全是昨天他們消夜吃剩的殘渣，有成堆的炸雞殘骸、廉價拍賣的餅乾包裝紙，和規定要回收的玻璃酒罐；冷氣也一
24
直沒有關上，反正六個人分攤的電費，至多也不會超

過幾百元；但是也因如此，所有東西的味道就全給都混在一起了，由於久入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的關係，我已經可以慢慢分辨出來，現在傳過來的這陣味道，是炸薯條還是杏包菇了。

總之，在這樣的一個房間中的這樣的一個我，在這個當下，突然感到了空虛、寂寞，還有冷。

「嘿！打開你的窗戶往下看吧！」我的手機突然劃破了這一個要命的沉默，傳出收到簡訊的聲音，「順便看房間裡有沒有酒之類的，也丟下來吧！」是阿鱔傳來的。

「王八蛋！」我立刻打開窗戶往下看，果然在後面的停車場那裡，阿鱔就坐在他的野狼上，「你不要想到就跟我要酒好不好呀！」我像他喊叫，「你這該死的爛酒鬼！」

「哈！你很有精神嘛！」阿鱔的臉看起來就和平常一樣，充滿了陽光，「看來你今天的考試應該也安全過關了嘛！」

「媽啦！最好是這樣啦！」我對他罵道，「你爲什 25
麼沒有來幫我補習呀！不是說好了嗎？而且連考試都

沒有到，你是存心不想要朋友和學分了是吧？」

「別這麼說嘛！」阿鱔抬著頭，大聲的說，「我在那間小屋裡閉關出來後得到一個結論了！」

「什麼結論？」我感到非常疑惑，「你是決定要去把優香追回來，然後去跟每位教授道歉，請求補考的機會嗎？還是你跟本是頭殼壞啦？」

「當然不是啦！」阿鱔說，「我決定要去當一條魚了！當一條真正自由自在的黑鮪魚呀！」

「媽的！你真的頭殼壞了！」我又罵他，「你在那邊等我不要跑，我馬上就下去拿球棒把你打醒！」

「省點力氣吧！」阿鱔對我喊到，「你就算現在跳下來，也阻止不了我的！」他一邊說著，一邊發動引擎，「你如果還當我是朋友，你就讓我去吧！」

「喂！你到底在想什麼呀？」我感到一陣不祥，「你不要想不開嘿！」

「放心吧！」阿鱔說，「我會記得你的！」然後轉身，騎著他心愛的野狼長揚而去。

看著他的背影，我突然想起他說過的那些海灘，26
那一些撿到然後被烤來吃的的小魚和螃蟹，也想起他

有一個出海的夢，然後又想起他籃球衣的背號，還有他那一天，放在我的手上的那一顆自稱是國寶的貝殼……就在這一瞬間，身爲一個不算瞭解他卻又不是很瞭解它的朋友，我似乎已經明白了他的決心，是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動搖的。

「喂！渾蛋！」我於是向著他的背影大吼，雜著一些哽咽的沙啞，「他媽不要忘了，你還欠我好幾罐啤酒！」然後回過頭，我把窗戶，用力的甩上。